3 L) d7 e8 x# s) O  
  
如约 二更奉上。回复越多，更新越快（可能吧）感觉这个东西我都发烂了。。。。。不过整理这个还是有好处的，（今天时间不够，排版尽量优化了。完整版人物关系图图制作中，敬请期待）% k% H' o& {7 d" s- i\* L- m  
一些东西，不吐不快。。。+ p- ~$ [! z) @& Y3 i# Q  
  
一开始，宋晓雯和谭伯伟的孩子，，其实是计划让她在监狱里面流掉的，但是今天在整理这个关系图的时候，忽然发现，如果这个孩子被强迫流掉的话，晓雯会怎么办？她身体里的结晶，是主角团所有人的宝贝，如果就这样被林远为在监狱里做掉，未免太过残忍，在写（暂不涉及）这四个字的时候，我甚至冒出一丝侥幸，侥幸自己想到了这一点，而不是机械的去设计剧情冲突点。9 q& q% J, ^6 h& i  
  
希望她们能在我构思的乌托邦的世界里，被全世界温柔以待。   
( A( L/ r) t' R1 u' ?, u0 A  
或许这样，才是事情应该有的样子吧。  
0 r( e0 f+ u4 \! u1 j  
时间已经失去了意义，现在的我，无时无刻不在渴望着夜晚的降临。晚上，我和赵碧霄过着颠鸾倒凤的愉悦生活，白天，又要被她扮作女人在孔家的宅子里消磨时光。这种完全女生的日子让我欲罢不能，我不止一次在想，要是这样的日子能一直延续下去该有多好。9 b- q$ S5 Q0 W9 J\* b- V  
  
可惜，十五天的假期转瞬即过，经纬财团那边终归需要有个交代，或许，已经到了分别的时候了。晚上，我和赵碧霄性爱过后，我悠悠的说出了离去的理由。  
  
「你可能回不去了哦。」赵碧霄一身皮装，胯下挺着硅胶巨龙，肆无忌惮的坐在我们初见时的窗户下。3 ~: u- F2 Z$ X. Y9 [. B  
6 i6 ^( U\* X5 m5 s1 p  h4 {  
「不要惦记你的大区经理的位置了，吴茂才已经重新安排人走马上任，你，已经被他放弃了。」不等我提问，赵碧霄就说出了原因。, j9 \_7 ^1 U8 [, Y: r9 a  
  
「什么？」我呆若木鸡。  
  
「这不正和你意吗？安心的抛弃以前的身份，在这里陪姐姐做和女人，岂不美哉。」赵碧霄蛊惑着我。$ k; V' e4 E5 m/ u8 `# g7 q! T; K  
  
说实话，这个提议很有诱惑性，可行性也非常高，我迟疑了起来：「有烟吗？」  
  
赵碧霄抛过来一盒烟，我反手拆了，熟练的递给她一根。  g) P0 t! i& s" \4 M  
, b$ O, x\* i' u\* T  
「谢谢，我不抽。」赵碧霄拒绝了。" q4 M. c# i1 V" n- o  
: g, D) Q1 L9 C# [4 E6 y9 w0 l4 S  
「抽一根吧，反正没人。」我先给自己点上了，尤记得那天在金陵见面，她也是这样，嘴上说着不抽，结果整盒烟都给我顺走了。  
  
「好吧。」赵碧霄接过烟草，结果一口烟抽下，被呛的一直咳嗽，最后还是掐灭了事。  
& }# N\* d$ ~1 F  
看到她的表现，我的心里可谓是翻江倒海：「她不是赵碧霄。」这个想法直接蹦了出来。  
9 D+ ?& I! V' A: w7 {# R0 S  
金陵那次，赵碧霄抽起烟来可谓是轻车熟路，完全是老烟民做派，可是现在？哪里有老烟民不到一个月就能被烟草呛到这种程度的，她绝对不是赵碧霄。一时间，我如堕冰窟。2 @/ e, [3 X1 q& a( [9 i7 m  
! ]2 z. W- d! j4 t  
可叹她还不知我已经发现了她的破绽，嘴里还一直找补：「戒烟好久了，这一口下去，真的要了老命了。你也把烟戒了吧，一直有烟不好。」  
  
我没有说话，抽烟的手开始颤抖起来，想道：「她不是赵碧霄，那么谁才是赵碧霄？她到底是谁？」种种疑惑不一而足。) k4 |  y% Q. I  
  
「怎么了？你抖什么？」她敏锐的发现了我的异样，站起来居高临下的望着我。  
# O2 f" g  N7 N& w( V7 k& L: ~  
「啊，对，戒烟好，戒烟，戒烟。」我猛抽一口，有样学样掐灭的烟草，希望她不会发现我的小心思。! B\* p9 c8 p3 d) ^  
9 q1 V# Z# L! h  
「我想还是回去的好，这些天，谢谢你。」我强忍心里的疑虑，决定先走为妙，无论如何，她在那身份作假，我就不能再完全信任她了。  
  
「真的要走？」赵碧霄问道。  
  
「啊，对，明天就走。」我慌不迭的说道：「那块玉牌还请你还给我，毕竟，那是我的东西，至于来历，等我上车之后，自然会告诉你。」" G, J4 K7 Z# N4 p) J  
+ c5 X# E- ]- r. Z6 I\* C  
「行吧。」赵碧霄走了。  
, z4 ]% u; x' Y& ]/ o# e$ F  
---  
「楠妈，他要走，还要那块玉牌。」赵碧霄换上便衣，和孔垂楠商量道。1 u  J3 f  t. t- l4 d  
  
「那就让他走呗。这牌子是真的，我们拿着也没什么用，就让他回金陵去，散出一点信息，看看金陵那位要如何应对。」孔垂楠取出那块玉牌，面有不舍。  
  
「好的，明天送他回去。」赵碧霄接过玉牌。  
4 V& J1 M$ u1 j" B" V5 r  
「对了，让剑跟着他，无论如何，要保住这块玉牌。孩童持金于市，总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。」孔垂楠又补充道。  
( W5 {" x  a+ e/ D. p  
---  
可惜，人算不如天算。$ P+ K' K9 {4 |9 o+ k5 J( w+ [3 x  
  
我这边在床上辗转反侧，思考着可能有两个赵碧霄的问题，那天在姑苏宾馆的外籍势力终于探明了我的所在，他们制定了详细的计划，决定今晚动手掳人。5 }1 O5 [, U2 Q# b. p/ ^  
4 E, ^: p4 Y' v4 U3 u9 R: ]  
几团黑影轻松的摸进了孔家的大宅，他们进退有据，接连避开无数护院，眼看就摸到了我的窗下。  
  
「嗖嗖嗖。」几只利器破空而来，拦住了外籍人士破窗的动作，随后一个黑影似鬼魅般出现，消失，每出现一次，必有一个外籍人士被击退。3 \; l& |" [- K. w6 P+ \_+ V  
6 u, H( q: L+ n5 B/ `4 I0 c  
「哼。」外籍领头的闷哼一身：「You're here , very well。」刹时间两帮人马无声的杀作一团。2 s+ I( @2 E6 T  
2 H7 P+ ~- ]  U; V) c  
黑影以一敌多，又在主场，竟然和有备而来的贼人打的有来有回，不落下风。7 L& x; [' K2 {5 z9 z( S8 Q7 C5 n  
  
正悍斗间，院子里赫然灯光大作，所有黑影皆无可遁形。「哪里来的兄弟，敢来我孔家放肆。」孔垂楠刚和赵碧霄聊完，就听到有人来犯的信息，第一时间就来到了现场。+ q& U, \' z" {( q9 M  
  
外籍人士个个头戴兜帽，不露惧意，再看场中，他们四五人已将突然出现的黑影团团围住，若不是孔垂楠突然打开灯光救场，只怕那黑影已命不久矣，哪怕他自负能力高超，此时看清场内形势也是一阵后怕，直呼侥幸。  
: B0 J, y5 i; v% ], v" q- W  
「Come on , let's fight 。」兜帽首领站了出来，狂妄的叫嚣。& p  G3 K& u- a) k/ m' u( v  
# f/ F, W! O8 j+ S4 o3 t  
「嗖嗖嗖。」黑影顺势掷出几枚暗器，却听叮当三声脆响，暗器皆被兜帽首领一一接下。  
  
「It's you , you killed my man , death is your own path  . Come on.」兜帽首领继续叫嚣。5 R\* |8 y\* v5 A$ t) G( E# f  
  Y) I" U2 @  ?; K' S; \_  
黑影全身被黑衣包裹，只露出一对眼睛来，此时他微微眯起双眼，眼神似厉芒一般刺过，随后从背后取下一柄短刃，似刀非刀，似剑非剑，在手里挽个漂亮的剑花：「马一路。」  
4 h# {3 {7 K5 I' f. }$ E3 z  
两人随即拼打起来，一时间场中险象环生，却又始终僵持不下。% c# [  P" ]- E) y  
  
如是斗了三五分钟，黑影忽然罢手，翻身直接进了我的房间：「八嘎。」屋子里叫骂声传来。2 a$ W( p% o, R; Q) E  
  
原来兜帽首领叫嚣乃是缓兵之计，他们的目的一直都是屋子里的我，兜帽首领借着叫嚣之名，拖住了黑影，暗中又有得力干将趁乱摸进我的房间，在他们拼斗之时，早把我带的远了。8 B  o6 U4 X; Q+ f; P  
  
远远的，一声呼啸，那是得手之后的联络信号，兜帽首领喜不自禁，依旧恶狠狠的威胁道：「You're mine .」随后又是一身呼啸，外籍人几个闪转，早去的远了。  
! w2 J! h! X9 n6 O3 W$ v5 G& z1 X  
「剑，去吧。」孔垂楠抛出玉牌，被黑影从半空接过，几个纵跃，一路追赶外籍人士去也。  
  
（如果不是题材限制，这里我可以至少水个一万字。）  
+ Z7 o" `. M1 \- \+ L; W  
莫愁湖边的高档公寓接连出现了两个失踪案，公寓里住户人心惶惶不说，谭伯伟也被领导一顿臭骂，这更家激起了谭伯伟的斗志，之前外籍女人的失踪他还抱着吊儿郎当的态度来办，如今唯一可能的目击证人再次消失，他也不在意领导的埋怨，现在一门心思扑到了这个案子上来，三过家门而不入，只愿能一雪前耻，把这个挑战警察权威的祸害揪出来。  
5 a# D' K4 S. T9 X  
这可愁坏了一心备孕的宋晓雯来，他们夫妻经历了无数磨难，终成正果，却不想婚后丈夫被案子拖累无心行房，宋晓雯气的牙痒痒，小脑筋开始疯狂运转起来。9 H# a) z1 P5 x( O) [  
  
「不就是找个人吗，宋家产业遍地，给我开内部会议，全部动员起来，有这两个失踪人线索的，奖励两万。找到活人的，奖励五十万。」宋家内部的信息传了下去，宋文冕也无可奈何，只能由着宋晓雯的性子任她去了。, I! G6 u' O. e3 h) i# o  
4 \9 V5 X5 Y) u/ W0 J  
金钱的奖励是最吸引人的，在信息下去的当天下午，就有人传来信息，并附上了监控照片，这是京沪高速上的一个服务区，照片里，我躺在汽车后座，并附上了汽车牌照。  
! f, L1 V3 U- H- F/ C% h9 l  
宋晓雯扭转细腰，落落大方的来到金陵谭伯伟的办公室，把车牌和我的照片往他办公桌上一扔：「有线索了，走，和老娘回家造人。」  
  
「。。。 」同事们都在窃笑，唯独谭伯伟脸愁成了苦茄子，这特么的，结婚前，没见她这么彪啊。  
6 g# Y\* W3 p6 e/ J$ n  M# D3 E  
「笑什么笑，牌照有了，还不快去找人？找车？」谭伯伟假意大怒，震住看笑话的同事后转过身来，对宋晓雯笑脸相迎：「晓雯真棒。」  
, \& U% n, K- ~\* h5 k  
「嗯？」  
1 \_' O8 S4 Y9 K4 ~$ f" o( O# Z  
「老婆真棒。」  
2 r5 Y7 w0 d# S/ h  
「这还差不多，快破案去吧，等你回来。」宋晓雯笑笑。1 b  b) G) J+ f; R8 O. Y+ f\* F  
  
「破什么案？不急，回家，造人。」谭伯伟一把抱过宋晓雯，罔顾了同事们诧异的目光，直接在她的额头上亲了下去：「笑什么笑，一帮人忙了一个礼拜都没我老婆一句话有用，都干什么吃的，都给老子老实点。」  ~) S0 \2 K" m5 J  
  
软饭硬吃之典范也。  
  E+ {4 I; y+ W  
有了线索，警察的效率是极高的，当天晚上就在沪埠寻到了绑架我的车辆，可惜早已人去车空，只从车里的遗落的毛发断定信息无误，具体我被带到了哪里，还需要调取监控慢慢排查，不过既然有了线索，想来找到我也不过是时间的问题。! r1 i- j3 C9 J+ b7 O  
+ ^2 v0 r0 E$ O! M  
兜兜转转，我又被带回了沪埠，一个让我脱胎换骨的地方。! z- R  w5 D2 b# p( z3 x8 O- \_: `0 `+ I  
7 s& o% G/ ~/ p3 z  
昏暗里，一个带着面具的男人开了口：「林立，丽安娜到底去了哪儿？」% `( ]\* b1 N: r, s' x- ~) a  
  
「威廉？」即便他带着面具，可是我还是从他的口音里轻易辨认出了他的身份。! U- j1 R) S2 U5 J" l  
  
「靠。」威廉暗骂一声：「我不是威廉，我只是一个陌生人，说，丽安娜到底去了哪儿。」  
  
「别闹，威廉，你的声音我一下就认出来了，快放了我。」我嘟囔着。$ E# q/ A\* f: r+ J2 G& b: K9 w; I, \_  
\* |' K4 i3 }9 B  
「都说了我不是威廉，快说，丽安娜到底去了哪儿。」威廉依然嘴硬。  
  
「我哪里知道，我知道的不都和就说过了吗？」我不知道威廉这小子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，只能含糊回答。1 `. M% w- N  U. G4 Z  
  
「还嘴硬，为什么你会有这件裙子？」威廉扔过来那晚我变装出门的那条裙子来：「这件裙子是丽安娜的，为什么会在你的房间里，说。」\* r) C+ k! R4 N# e! }  
; R6 w" n; ~# N2 q  
「我他妈哪里知道，我女装的爱好你不是知道的吗？这裙子是我自己买的。」事到如今，我女装的秘密好像已经不知道被多少人知晓了，我都已经麻木了。  
3 t; X; J' J0 L( E3 F$ ~6 o  
「抱歉，我的朋友，看来你还是不愿意说实话啊。」威廉阴恻恻的笑着，不知在计划怎样折磨我。% t; ~, w9 \3 Y  
- V8 n# l# v! V6 v4 m/ W0 H+ a  
「够了，威廉，不要在玩了，你妹妹的事情确实与我无关，你我难道不是朋友吗？朋友之间何至于这样？」我大声叫嚷道。  
  
「这。。 」威廉踌躇了片刻，不再说话。; W( R, }8 ~( n) o  
) H5 n2 d( t3 l  
「你再好好想想，看有没有什么遗漏的吧，抱歉，我现在这样，也是身不由己。」威廉被我的说辞打动，主动脱去面具，露出他标志性的金发来，可惜面孔依旧隐藏在黑暗里，让人瞧不清他的脸色。  
; `  {\* g. S& y  
「拜托你快想吧，不然。。 」威廉以近乎祈求的语气说道。  
" z& G/ r7 t. G4 \4 R# x  
「不是我不愿帮你，实在是那天晚上我太紧张了，半路上遇到和保安都不敢搭话，哪里有心思去注意其他的啊。」我也是无可奈何，只能明说。6 G, V8 q\* p7 \! I  
  
「保安？看到他的长相了吗？」威廉急迫的问道。  
7 ^  b( U8 Q( `1 |: C  
「没有。」: I5 i, j0 V& O8 O/ X  
  
「保安，保安，对，那个保安，我怎么可以忽略这个线索。」威廉急冲冲的去了，把我留在原地，绳子很紧，我根本逃脱不了。  F: U) [6 x- W6 ?4 V( o& ?! H; F  
9 O1 I) a7 B: L6 z- r9 `: q' U0 r  
「你他妈倒是把我放了啊。」我哀嚎道。  
3 V7 {) B% j# n6 U# G  
---  
「林立没回梦泽？」林远为勃然大怒：「那这小子去了哪里？」  
  
下面几个壮汉战战兢兢，其中又以欧阳栋为甚，毕竟前两天就是他信誓旦旦的报告说林立买了去梦泽的火车票的。& y3 |; j9 P5 ~( k' B4 e+ v9 @  
  
「你们果然都是些小角色，这点小事都做不好，还妄图骗我是吗？说说，这是怎么回事？」林远为甩下几张照片，正是宋晓雯提交到警局的副本。, b6 ]/ F3 @: Q& K  
( Y. r. k: t: a. c  
「林先生，这小子太狡猾了，什么时候跑了我们确实不知道，我他妈梦泽算是白跑了，林先生，您不看功劳看苦劳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这次绝对不能让这小子再跑了去。」; y: m& j9 ?( H/ q# s  
/ t+ W1 [! p8 }4 \_6 Z  
「他妈的，废物。都是废物。」林远为更加暴躁了。9 z8 B\* n' E& Y- I% ~  
( m; |" p3 `5 H, k; D7 H. L  
「是，是，我们是废物。」欧阳栋带头应承。  
  
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做得好，阿普的位置给你坐，做不好，给我滚回暹罗去。」林远为又甩过来一张图片，正是我被威廉看压的地方：「找到他之后，直接送到姑苏。」0 f7 f9 W" o1 u# }0 C' ]3 M& G3 F  
  
「是，是。」欧阳栋低头称是。) V1 a& L& A: {6 F5 O  
  
---  
蛇有蛇道，鼠有鼠路，欧阳栋他们连夜驱车赶到沪埠，直奔看压我的地方杀去。4 u  e3 L/ @( Y+ r0 n) S  
8 J9 d6 X( x. j  
临动手前，欧阳栋还来了一番战前动员：「他妈的，就是这小子，害的兄弟们吃了多少苦？受了多少累？你们还想回暹罗那个鸟不拉屎的地界上去吗？」, c! P3 ^8 r1 x/ U# n  
  
「不想。」兄弟们统一回应。  
2 G+ k4 ?3 H4 k1 `) k: u  
「给林先生做事，天天有票子花，有婊子上，酒水管够，白面随便吸，为什么还要被赶回暹罗去？你们还想过暹罗那种刀口舔血的日子吗？」  
  
「不要，不想。」  
  
「好，进去，拿了那小子，佛挡杀佛，人挡杀人，兄弟们，上。」欧阳栋见气氛到了，抽出腰间铁棒，重小弟有样学样，或铁棒，或砍刀，杀气腾腾：「兄弟们，吃肉还是吃屎，就看今天了。」3 N; u' ]4 E8 d9 ]  
  
「我们要吃肉，不要吃屎。」  
  
一车人，手提铁棒砍刀，气势汹汹的直奔大楼而去，而此时，警察正在部署行动计划，外籍人以为到了自家地界，也放松了警惕，剑还在赶来的路上，几相掣肘之下，竟然让这群莽夫打个时间差，钻了个空子。只能说，运气，也是实力的一部分。  
, K( I3 p% Q, s5 q& C5 F' e  
在一人死命拖住了看门的兜帽客，以命换命，颇有悲壮之意，欧阳栋带着这群乌合之众竟然得手，直接扛住绑着我的椅子，塞进面包车，按照林远为给的计划，一路直接向姑苏去了。  
  
姑苏，凌晨，金鸡湖边; [5 ^2 {9 |4 q  v- W\* S& |  
" f/ m& r; h# T  Q% e/ j  
欧阳栋带着一众小弟，在湖边挽个小土丘，一人一支香烟点燃后倒插在土堆前，神情肃穆，他们在为死去的兄弟送行。1 y" N% N2 Q; I1 w- j1 L\* }  
  
「跪下，给兄弟磕头。」他们还不放过我，强逼着我在土堆前跪下，按着后颈磕伏在土堆前半天。  
  
「都是你个小畜生，害的老子少了一个兄弟，你他们再跑啊。」欧阳栋气不过，猛踹我几脚还不解气，一口唾沫吐了过来。  
+ t& R" r; y, Y1 a3 a8 R5 Z. R  
众兄弟有样学样，唾沫殴打不绝：「就是你害死了我们的兄弟，要不是林先生要活的，老子今天能把你活剐了给兄弟报仇。」  
  
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」我早吓的傻了，哪里会想到又遇上了这群凶神恶煞，本来跑到姑苏就是为了躲开他们，结果兜兜转转，最后还是落到了他们手里，真的是背到家了。. G; m\* D2 e( B: Z  
  
「好了，给他留口气，别真的打死了，林先生那边到时候不好交代。」欧阳栋又踢一脚，这才制止了众小弟对我的折磨，现在我早就衣不蔽体，躺在地上不住哼哼，就连哭喊的力气都没有了。  
  
一阵微风吹过，细雨就落了下来，就像是上天在哀悼我的遭遇一般。' L9 S- L% k/ u" F  
  
背后别墅的门开了，一个婉约的江南女子撑着花伞款款走来，欧阳栋立刻上前示好：「柯姐，人带到了，还请您在林先生面前帮兄弟们美言几句。」其脸色转变之快，令人咋舌。  
  
其身着一身素雅旗袍，面孔隐在花伞之下，胸脯挺挺，腰肢细细，旗袍包裹着她曼妙的身段，划过溜圆的臀，膝下开衩，一对浑圆玉润的小腿，脚下一双绣花布鞋，泥水脏污了裙脚，给这幅画里走出的女子增添了一丝尘世烟火气息。9 ^' R& L: R  S" D6 v  M' e  
  
「抬到门前去吧，你们就别进屋了，我看得心烦。」碧人秀口轻开，对这群莽夫大有鄙夷之色。  
' ~\* e) H" g  Y$ w; G  
「能走路吗？」碧人淡淡的说着，没有一丝情感，或者说，冷若冰霜。  
5 r( n9 Y- c+ x: M. l  
我挣扎几下，还是站不起身来。4 P# ?3 U: V; f7 y" k) c  
  
「那便在这里躺着吧，什么时候有力气了再进来不迟。」碧人迈着优雅的步子去了，她的事情很多，保罗不时就要醒来，她还需要为他准备早餐。  
- @; @/ ^8 E0 o/ X9 H  
我瘫软在檐下，暂时避开了风雨，可是雨越下越急，风越来越大，又没有人来管我，被欧阳栋他们殴打过的伤口此时发作起来，疼痛无比，不多时，我就昏睡了过去。  
\* H+ y/ A8 [8 Q/ q! F0 D  
---' S  S2 N6 k5 J2 H4 i  
「停，就是这个团伙。」谭伯伟开着案情推进会议，投影仪上赫然就是欧阳栋抗住我猖狂逃窜的影像。' z: F. Z, \_" `3 c4 `  
  
「这是一个曾经混迹于暹罗的团伙，去年不知为何来到留境内，我们观察他们很久了，只是苦于他们入境之后没有什么犯罪证据，这才没有把他们一网打尽。」谭伯伟继续说着。. ~0 i( G+ |$ i& V! x\* q3 S8 f  
% @# ?9 D3 s  ^" a' U  F  
「案宗上说这是一个小团伙，暹罗的时候一直做的是小偷小摸，街头毒品销赃的生意，怎么到境内就玩起了绑票了？」局长翻看着卷宗，不解的问道。  
' L3 z5 Y! Q4 J' c8 T. w  
「这就是今天会议的重点了，局长，请看。」谭伯伟操作一番，投影仪里放出一个人物关系图来。  
  
「这帮小混混来头不小，和他们一同入境的还有这位，也就是他们名义上的大哥，阿普。」谭伯伟语不惊人死不休。- Y' y/ Y2 v. }; O3 q  
/ P, C" g! Y% U' Y. V1 W  
「阿普？那个暹罗毒王？」与会众民警纷纷议论起来。  
  
「静一下，听谭警官继续讲。」局长咳嗽一声，制住了下方的议论。  
6 r; U% a# F1 z; n4 I, S% K  
「诸位请看，根据这段时间的排查，走访，金陵境内最近出现了一种新型毒品，这种毒品成瘾性极高，而且根据我们现有的技术水平很难进行辨别。」# l% Q0 ]0 M# v; ~7 M( Y) M! P  
  
「继续。」% c' |# y) O5 b3 v, w  
& x" ]: `2 u6 ?, K! E5 K# F8 V% ^6 P+ }  
「阿普是毒王不假，但是他一直进行的是传统毒品的销售，按说他并没有这样的技术水平来进行毒品的改良，我怀疑，境内有一个技术水平极高的制毒窝点。而且，这个窝点可能就在金陵周边。」谭伯伟没有卖关子，直接给出了一个爆炸性的结论。1 c: H7 G' ?5 S  q( r; n% x% S  
  
「什么？有依据吗？」局长不愧是见过大世面的人物，简单的眩晕之后，就恢复了正常，台下的民警听到有大案要查，一个个都露出了跃跃欲试的渴望表情。# u( E/ `- A, Z2 b+ {, F  
  
这可是升职加薪的大好机会，一个个都不肯居于人后。; E2 x5 ~$ x" L5 g  [  
  
「谭警官，我提醒你一下，您现在手里还有两宗失踪案，千万不能顾此失彼，毒品案是你的老本行不错，不过这个失踪案关系到外交层面，也是非常终于的案子。」局长委婉的提醒道。- o4 e( k% Y; x\* r  
$ t\* H( ]3 d5 s3 A( B  
「谢谢老师的提醒，我现在正要说到这方面。」谭伯伟微微欠身，对局长的提醒表示了感谢，接着又换一张图片：「请看，目前失踪的有两位，一位就是外籍女士丽安娜，另一位是林立，根据现在的线索，我有理由相信，这个林立的失踪，很可能是被牵连到的。」% I' l  \_. n: s' I) P  
. X/ ^' b0 Q- t2 z  
「继续。」/ `5 S9 j\* C! T2 o# Z# {  
  
「他是丽安娜失踪那晚的二目击者。」  
  
「而且，林立现在被欧阳栋抓走，这是非常明确的事情，而且，还是在付出了一个人命的代价下当街掳走的他，这代表着什么？到底是什么事情，让这群街边的小混混如此疯狂？」谭伯伟的幻灯片播放停止了，留在一个大大的外号上面：「欧阳栋也好，阿普也好，背后肯定还有一个神秘人，或者还不止一个！」! g- o+ R1 V# A0 X  
' ]. h% s. [& G7 p$ z% H0 j  
「还有一个关键点，这个丽安娜的失踪，如何解释？」  
  
「老师，这个新型毒品，根据最新的化验结果，他是有一定的致命性的。」  
) G/ ~  r1 ]( |1 \3 H- A. `2 A! [  
「你是说，这个丽安娜，不是失踪了？而是，死了？」局长摘下眼镜，揉了揉眼角，如果这个外籍女人死了，事情可能会闹的更大。( Q3 E: N) g! K1 \8 \  
  
「然也，我们在她的房间里发现了这种新型毒品的包装，如果我的推断不错，应该是这个外籍女人为了寻求刺激，在公寓里吸毒身亡，这些毒品贩卖商为了隐藏真相，偷偷带走了她的尸体，毕竟，一个新型毒品，会吃死人，这对打开毒品的销路非常不利，也就是说，她身亡那天，公寓的停电，或许就是刻意为之。」谭伯伟一锤定音：「而这给林立，恰好在那个时候出现，极有可能撞破了嫌疑人的动作，所以，这个欧阳栋才会如此的疯狂，当街砍人，夺人，如此目无王法，死不足惜。」  
6 ]% k1 j: a/ {7 C) Z\* O' J  
「虽然可能性很高，但是现在一切都是推断，还是等有了关键性证据再并案调查，这样，私下里，你可以两案当一案去做。但是，这个毒品案和失踪案，明面上还是分开来做，形成两个专案组，你呢主管失踪的案子，梅开诚，也是你手下的得力干将，由他来负责毒品的案子，你也不要总是冲在最前面，也要让手下的人发发光嘛。」局长打了个哈哈。  
1 }7 i( B2 A7 P' Y1 l4 S4 A0 P) p  
「是，谢谢局长。」梅开诚听到查毒品这个肥差莫名落到自己头上，惊喜莫名。  
  
「你怎么说？可不要觉得委屈了哦？新郎官，刚结婚，不要太冲了，也要顾顾家庭的嘛，我不是听说你媳妇都到局子里来闹了？后方稳定了，才有心思到前线冲锋陷阵的嘛。」局长实际是一片好心。  
/ \, s$ ^( h/ H& H7 t  
「是，服从组织决定。」谭伯伟一个敬礼。\* H5 g; U/ L  P8 p\* o# e6 s1 g  
  
---  
  
「伯伟，你来一下。」会后，局长单独把谭伯伟叫来办公室。  
7 m; w! A2 q: h% ]6 J3 P' P7 q  
「敬个礼看看。」局长坐在桌后，无来由的命令道。  
  
「是。」谭伯伟整理着装，噼啪一声，一个标准军礼，如一颗青松，坚韧挺拔。' W8 F3 [5 \' J3 ?: V  
  
局长起身回礼，一样的坚韧挺拔。  
  
「稍息。」局长今天很怪，不过他是老师，又是局长，谭伯伟虽然心中奇怪，但还是依照他的命令来做了。  
$ c% o% V' M. e9 v& F  
「你很好，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。」局长悠悠的说着，仿佛一瞬间老了十多岁：「去吧，是雄鹰，就要禁得住打熬。」9 {; C: c2 A; j$ w! U6 v  
  
「是。」1 t/ u5 Z; H0 z% g' q( I0 J8 v5 T  
7 [% C. {\* Q0 i" a% y  
「你知不知道你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势力啊？」谭伯伟出了门，局长颓然的靠到椅背上，一脸萧索。  
  
---5 o8 [$ V" S+ q9 R1 T  f& ~  
  
我又醒了，不过这次没有温暖的大床，也不是被绑住的椅子，我还是躺在那个陌生的屋檐走，雨停了，身上的伤口依然隐隐作痛，这几个绑架我的势力，一个比一个态度恶劣，开始还是温暖的大床，接着是被绑住的凳子，现在，直接就是丢在户外了，真是越活越回去了。  
  
我挣扎着起身，看没有人在附近，看着这个陌生的地方，心想既然没有人理我，直接走了就是。: O\* V2 r8 m# l$ n$ {! m. D  
  
怎料我刚跨出屋檐，一个带着异国口音的声音立刻传来：「啧啧啧，如果我是你，我就不会现在就走。」  
. }$ \\* H# o( Z4 j  
「谁？」我又累又饿又冷，被突然传来的声音吓的一个激灵。  
  
「在下保罗，很高兴见到你。」一个男人走了过来，真是古怪，大热天的，依旧执着的穿着全套的西服西裤，像极了当年跑业务的我。  
  
男人本来一脸轻松，可是看清我的脸后，脸上不自然的一个抽动，说话有点颤抖起来：「林立？」  
  
「我是。」我虚弱的回答：「怎么了？要杀还是要剐？」1 v; {2 L, c) k- C  
, \_; `% o8 O/ h% D: B  
「怎么可以是你。」保罗不住的撮着牙花子，淡定的形象荡然无余，有的只是如热锅上的蚂蚁一样，在院子里不断转圈。  
( H$ [, d" a( p  
「不说话？那我可走了。」我不屑于看他小丑般的表演，抬腿就往外走。  
  
「不，不，不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可以，你不可以走。」保罗上来一把攥住我。  
  
「他妈的，进又不行，走又不行，你他妈到底想做什么？」接连的憋屈让我无比恼怒，看到眼前这个操着异国语调的男人又如此婆婆妈妈，我立刻就爆发了出来。  
  
「不，不，不对，怎么可以是你。」保罗又确认过我的长相，再次问道：「你是林立？」  
  
「你他妈的？耍我？」我想要摆脱他，可是我此时虚弱无比，只能作罢。  
! N$ S, r! ^/ Y" d3 q, h  
「你不可以走，但是也不可以进来，给我就在着呆着。」保罗无理的要求说来就来。 % V+ B\* M& ^& Z( {2 X& {- t! o  
4 r" H0 `6 Q4 U9 W7 [- O7 d  
「你妈的，你算老几。」我自然不会理会这人疯癫的言论，这两天已经够倒霉的了，现在给我来这一手？) [; Y+ b2 E8 s" k# q4 K\* J8 c  
  
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。」保罗徒劳的抓着头，本来拾掇的板板正正的发型几下就变成了鸟窝。  
2 d5 @' v0 k' L9 r! T8 z( ^+ p  
压力之下，人的潜力是无穷的，无论与他还是对我。我看他专注挠头，撒腿就跑，此时保罗也想到了两全其美的法子，开心的一叫：「只能这么办了。」! I+ Z: G9 P& D  
  
「嘿，你跑什么跑。」保罗再顾不上绅士风度，三步并作两步就追了上来，我毕竟虚弱，哪里敌得过这个健壮的成年男性，只跑了没多远，就被他重新抓了回来，依旧把我放在屋檐下，不让走，也不许进。( [\* D, N' a+ v  
# V- \) r7 X9 i- b% R5 @% K3 C, s  
「啊柯，准备车。」保罗对着别墅里面命令道。0 o1 o- A  M) w" Y5 V  
( f0 A6 U0 a0 p3 M9 q, d$ \  
几分钟后，一辆老爷车停到了别墅门口，啊柯从驾驶位款款而下：「保罗先生，您的头发？」这个画里走出的江南女子此时的语气里终于有了一丝人情味，不再是冷冰冰的语气。  
' x' V5 H2 K% l) B7 C, H  
「上车，上车，别被其他人看到了，快走快走。」保罗那顾得上其他，三两下把我塞到后座，自己也爬了进来。  
  
「可是，保罗先生，把他送走的话，林先生那边怎么交代？」啊柯发动了汽车，可是还是担忧的问道。  
1 g  N8 C% Y. i  c1 D  
「我来处理，不关你的事。好好开你的车，该问的问，不该问的你没必要知道。」保罗态度不善。  
  
「放开我，你他妈的，又要带我去哪儿？」我无谓的挣扎着，可是被保罗控制住了，无论如何也挣脱不开。2 L, T! J& h. m3 I  
  
「城南，城南，快开。」保罗已经开始语无伦次了，一双眼睛不住打量着车外的汽车，如临大敌。  
' p5 Y/ K- s# X; r: B  
啊柯没有说话，专注的开着车，眼神不住从后视镜里打量着我，不时闪过担忧之色，但是她掩饰的极好，未尝被保罗发觉。  
  
直到进了城南一栋小小的医院，保罗才稍微安心，不过他还是异常小心，左顾右盼许久才把我从车上拽了下来，甚至不惜脱下西服，用来遮住我的脸庞。  
  
「你妈的。」我咒骂不休。  
  
不过这也无济于事，我终于还是被他拖进了电梯，电梯一直向下，最后来到一个像是集中营一样的房间才终于安下心来。  
0 c- [; e+ L# V- Q' g# y  
「混蛋，你把我带来这里准备做什么？」连续的非人待遇耗尽了我的力气，此时只能虚弱的指责他。  
  
「放心，这里很安全，谁也不知道你在这里，很安全，很安全，没人会知道的，即便是他也不可能知道，我做的很安全，很私密，不会知道的，不会知道的。」保罗与其说是在安慰我，不如说是在安慰自己。这让我更加笃定，或许，我可以拿自己这个不值一提的名字来做点文章。  
  
「混蛋，你这样做，威廉知道了会怎么样？」我反思一下，断定他绝对不是在惧怕那个所谓的林先生，毕竟我被带到他的所在就是林先生意思，孔家远在沪埠，触手不像能伸这么长的意思，再从他带着外国腔调的口吻来分析，答案呼之欲出。/ v% a4 }  a, }" f  
  
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你怎么会知道这个名字，你不可以知道，不。」保罗如坐针毡，豆大的汗水立刻滴了下来。  
\* O6 ]' T1 a! G7 R3 L  
「我可是威廉要的人，你这是公然和威廉作对，日后事发，你准备怎么做？」一诈得手，我决定继续加码。6 ~\* v2 C4 k9 E3 B  
5 v/ n# v' \, N  
「不，不，不会的，他不会知道的。」保罗汗如雨下，颤抖的不能自已。! I: f) w& {9 {# @  K  
  
「保罗，你疯了吗？竟然敢和威廉作对，你当 cddream 是吃素的？」我疯狂的把有关威廉的信息组合起来，期望能找到压倒对面小丑的最后一根稻草。  
' N1 W1 |" P5 T0 G\* k3 `  K( x  
「不，不许提那么名字。」保罗快要崩溃了，看来击倒他只要再加一点点砝码就可以了，可是，我对保罗的了解也就仅限这么多，再多的一时也想不起来。  
- M) M6 z9 p\* R) N  G) y  
「丽安娜在哪里？」突兀的，我想到这么一个说辞。2 h% k\* e, |0 [" j& ^9 T  
1 E) o) U7 m$ {8 U  m  
「啊。。。你连这个都知道了？不，我不是故意的。」保罗完全崩溃，这么一会，已经在房间里走了不知多少圈。' t. e8 @8 c, n6 v9 e" s  
  
就在我准备再接再厉之时，房门好死不死的开了，走进来一个高挑的女人。保罗好像抓住了救命稻草，不等女人进来，慌不迭的上前去迎，顺手把门重重的关上。  
  
「妮妮，这个人交给你了，我没有出现过，不要告诉我关于他的任何信息。」保罗紧张的说道。  
  
这个叫妮妮的女人很是奇怪，从她的眼神里，我读出了和曲阜赵碧霄一样的光芒，危险，这个女人很危险，这是初次接触之后，妮妮给我的第一感受。: t: n: [% @' P; D3 k/ x1 ^  
, i7 \4 `! }  V  
「这个人交给我。」妮妮平静的说着，接着竖起一根手指。  
  
「你没有出现过。」妮妮继续说，又竖起一根手指。  
) n6 [1 e8 \_( a: x2 D' W4 [6 s  
「不要告诉你关于他的任何信息。」又是一根手指。  
  
「另外，附加服务。」妮妮最终生出五根手指来。  
# c! l) B& n" \) q, h. {& {  
「一手之数，这位先生，您同意吗？」妮妮算清了账目，微笑着报价。( p2 ]/ H. \\* j! [' d2 c  
  
「你妈，把我当什么了？」看到他们当面逃离我的价值，让我非常不爽。  
  
「嗯，是匹烈马，再加一指。」妮妮不得以又用上了另一只头，六根手指头俏生生的竖在保罗眼前。' `- Z+ |" b% e' y+ N  
  
保罗眼角微微一颤，最终还是没有反驳：「这是林先生的单子，好生处置。」  
- p7 w- @# y$ G! J+ c/ w2 V$ m& [/ P. j  
「林先生啊，奴家不熟呢，不过坊间都说他的要出奇的苛刻呢，再加一指。算了，送佛送到西，两手之数，如何？」妮妮不愧是谈判的好手，三言两语就把价格提到了双倍。# Y4 Q! A2 Y' J+ e" ~  
  
「行。」保罗一跺脚，咬着牙同意了妮妮的要求，开门想走。  
6 x% x\* S/ N9 L: M8 M5 G+ e  
「承惠两手之数，这位先生，烦请结清呢。」妮妮坐了下来，变戏法似的搞出一个 pos 机。  
  
「出门来的急，没带这么多，两日之后，我再来寻你。」保罗见妮妮如此，也没有办法，只能打个哈哈作陪。  
  
「抱歉啊，我这边向来不接受赊账的呢，这位先生。做生意，讲规矩的好，不然您还是把他带走。」妮妮优雅的撑起下巴，一双美目饶有兴致的盯着我来看，完全没有把保罗的反应看在眼里。9 ^/ Q' O\* w- d% B. z  
  
「不行，我不能带他走，这样，先给你一指，就算是利息，两日之后，自然把两手之数交于你。」保罗也没有办法，寥寥数语，又自愿多花了一指之数。  
  
「只给你两日哦，两日之后不到账，此人我立刻原路送回哦。」妮妮悠悠的盯着我，漫不经心的回应着保罗的要求：「到时候，就不是两手之数可以解决的了。」  
7 ~% H5 M/ p! Y" v  
「成交。」两人手拉手，算是敲定了关于我的生意。0 S: I) a# Z8 j, G6 L, ^0 q; \_  
' l- K) l  d/ m- x+ n